

無籍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鴈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

備倭事宜

備禦

倭賊犯境。百姓被殺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至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僅僅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回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

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旣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于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港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于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之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虫。去歲宗伯

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存司不加矜恤，反歸罪于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饑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以贖罪。要以厚賞，俾于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陜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併合爲一專爲伏兵，及

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志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內，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夫蘇州之守，不在于婁門，而在于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于太倉，而在于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

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惟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阻撓。倘有疎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訪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捨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及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以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

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憑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設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掠，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讀律，擅調官軍內一欵，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

有警急，及路程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發軍馬，乘機勦捕。若賊寇滋蔓，應合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發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動搖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邊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內，自足備禦，今獨以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

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
沿海數百萬之兵也况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
腹已久矣

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浚河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
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為
渚浦又為帆歸浦斜折而南入于渚浦江復東而浦
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

浦又東為同丘浦又東為新塘皆南入于渚浦若為
塘為淩為涇為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
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
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為民興
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
邑民告饑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
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犇注于其
間為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于海若
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為患

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矣。不治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夏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芟蒲葭莢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蹠。只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蓋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館爲大官丞。最浚河二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九百。斤。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序

送陽曲王公叅政陝西序

陝西佐藩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

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祔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司有使其貳爲叅政卽前代之叅知政事宰相之任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于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蓋王者以六合爲家其

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于昔今之感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于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逼近胡虜

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後之守。尋元海運之法。今以關
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
之漕。故在。于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婁東許國杰純估參閱

沈 公奏疏

疏

沈 鍊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奸相

臣觀昨歲遊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

故智致歷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爲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胆。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訊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進。不過爲自全之計。

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于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于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旣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歿守臣。

○池○吏○治○日○隳○頰○由○朝○臣○之○通○也○

○當○時○邊○備○廢○

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脏狼籍。至于駙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同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科歛。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沮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罪之七也。又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

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巖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旣也因官而得賄。執利堅于膠漆。道義薄于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

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駐墨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于丁汝夔之失事乎。迺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爲不可者。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

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于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作，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王

公奏疏

疏

王宗茂

糾劾誤國輔臣疏

奸相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允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爲言官之論列。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爲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

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蔡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鑿。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

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國柄。叨攬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霑一命之榮。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敢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宥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昧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補

人怨悵。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二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

至摠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爲餽送。卽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任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家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案旣內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

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升沈。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知謀之士。或不得爲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概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

而遠集于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
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
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
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煤
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
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
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
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
繹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

遲緩卽細打需索鷄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
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鬧壩商舟
未有免其破碎卽今徐淮地方駟門晝閉過客有闕
文者惟其門樓垂繩上下蓋惧狼僕鄉里之擾害也
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
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
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
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

之事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胆之時，嵩不惟湯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非狄亦聞之，可謂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人兒童，稔聞其贖貨病國之久，亦爲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恩之殃不小。賣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于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禍。

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起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于陛下有骨肉之親，嵩于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之謀矣。而乃因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豁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爲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

者也。卽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紀。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于。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

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卽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筭及鷄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

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筮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右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耳。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惑眾之臣。以培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立仗之馬。不為廷禔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

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
 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
 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
 當言之路。遭遇受言之君。既知奸慝。復為緘默。則臣
 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
 木為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
 日薄西山。豢虛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
 于民。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
 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懼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

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
 高路。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若
 如此。蓋既以身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
 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

全。以貽王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

動人主。一為所動。非疎逃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

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

臣非不知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口。刀

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庖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爲竊符之救。并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旣爲几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歿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水。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爲不

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矣。臣以一歿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歿。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德。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欲畏歿當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

將嵩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
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選輯

孫咸克咸叅閱

朱司空奏疏

疏

朱衡

修復運河故道疏

上元公其疏乃疏舊河築馬家堤道之出避雲橋者
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
使古人泰溝又置閘建壩築堤導水使旱則資以濟
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

漕運則漕之沼陽湖運道蓋遠

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送上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橫罹水災。拳拳欲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勸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甯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即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濬。

無可駐足。譬諸取鈴於罽。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爲患。繇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繇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澗。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旣疲之餘。徵功於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隳。

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裁冗費以便民疏

革裁閘夫

今運河自漁市一帶，乃元人故道。而我成祖命先

臣宋禮濬治之。於時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視徐州

不制水。率則河工之難。就此。都守敬之。說也。

境山。山頂相準。北高南下。懸至三十丈。故魯橋閘以

南稍啓立澗。自徐州至濟寧。徃徃待水。須半月始達。

雖屢議增閘添夫。猶不免膠淺之患。蓋東兗之民。患

於力役者百六十年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早就

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行。泉源密邇。異時舊河

此時或者皆以一秦溝不能萃全兗之水。又云。南陽

之陡駛。今皆無之。是以自楊莊閘迄新店閘。俱不事

復鑿之。開高下可慮。公許前說。河工卒成。

啓閉。舟楫日行。可百餘里。即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

四日止耳。而濟寧以北。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

閘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事。請如大立言。罷

各官之虛設者。以所汰夫役。儼直。悉改編銀差。徵解

東省。用儲河渠之費。

治河疏

濬淺築堤

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有漕黃交會之異。濬漕黃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為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水力。居實七八築隄。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隄。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湍悍之性。挾川潦之勢。所同何堅不取。顧可以一隄當之。乃縷水之隄。不使然。河係入海。運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隄。不使其

從旁潰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為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賴不變。查清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遇黃河漲泛。時空挑河漢。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惟清江浦清江浦非各川實且內水甲於外水。或餘開安可不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比因民舡蹂闢問管人所以修五壩也往來不閉。遂至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郡。

宜於黃水盛發時。閉各閘。惟進鮮貢船隻。聽令經蹕。探有帶入沙淤。隨即爬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後。壅沙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今前

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設有沙淤。隨即疏濬。毋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河兩岸。止是縷木。不得以攔截為名。

翁司馬奏疏

疏

翁大立

革種馬以助軍需以祛民害疏

革江南種馬

伏讀嘉靖六年二月十二日詔書一款。應天府所屬論丁養馬。近因俵解馬駒。每年止解備用馬價。所養種馬。或有倒失。仍復責令買補。民亦不堪。着兵部通

行議處。以蘇民困。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皇上恤窮民。釐弊政。以保安畿甸。甚盛心也。當時本兵之臣。寢格不行。臣不可求其故矣。今日巡歷應天等府。小民遮道泣訴。皆以年饑缺食。兼養種馬為累。臣因思之。以害民之馬。供邊海之需。一舉而祛六害。興六利。通變宜民之政。無大於此。宣。上德達下情。無急於此。臣請先言養馬之害。而後及革馬之利。為。皇上陳之。竊惟財賦出於東南。戎馬產於西北。各因物土之宜。以定貢賦之制。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我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大江之南。不
 若牧地。不缺馬。戶優郵滁陽。仍可牧馬。蓋地高野闊。
 便養馬。故以太僕寺設在滁陽。總領牧事。而應天等
 有似西北聖祖之經制。非無策也。其後乃滋弊耳。至
 府。每十一戶養馬一疋。初無今日種馬之多。養馬之
 於寄養江南。則物性不宜。萬萬不可。

十五年。每十丁養馬一匹。成化二十三年。官收地租
 以歸太僕寺。弘治八年。偶因淮揚水荒。以江北之馬。
 寄養江南。於是應天府屬八縣。共養種馬四千六百
 四十四匹。鎮江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二千三百四十四匹。
 太平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一千四百六十五匹。寧國

府屬南陵縣。共養種馬七百五十四匹。廣德州屬建平
 縣。共養種馬八百匹。民之被害。日漸極矣。國初論丁
 養馬。丁不編徭。近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出辦。單丁
 下戶。亦被科擾。其為民害者一。馬頭之中。另編群長。
 每名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之外。又編醫獸。每名
 歲歛藥餌銀十二兩。其為民害者二。官徵地租。野無
 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多至六兩五
 兩。少亦四兩。是猶紵其臂而奪之食。又扼其吭而使
 吐也。其為民害者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故每歲

倒損什之二三。因有問罪賠償之費。每匹不下二十兩。其爲民害者四。每季點視印烙。管馬之官。皆有常例。而吏胥里老。又以紙劄罰贖供應之類。科擾窮民。其爲民害者五。先年備用馬價。每匹不過十兩。近已增至三十兩。其本色赴南京兵部者。每匹費銀五十兩。江浦六合二縣。解赴北京者。費尤倍之。其爲民害者六。況今水旱饑饉。頻歲相仍。海防料價。加派不已。民有菜色。而雲錦望其成群。人齧草根。而芻秣欲其常給。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如是而謂

能仰承德意。撫恤民隱。可乎。今若革之。則群長貼錢。醫獸工食。歲省銀八千四百兩。草料等費。歲省銀六萬五千兩。點烙盤費。問罪紙贖。追陪價直。與常例之類。歲省銀六萬二千兩。至於備用馬價。牧地子粒。初不因革種馬。減損分毫。其利一也。種馬旣革。則管馬通判主簿。皆可裁省。其俸錢柴薪馬夫門皂工食等項。通判員下可歲省銀二百八十餘兩。主簿員下可歲省銀一百一十餘兩。其利二也。每革種馬一匹。做通州革馬事例。每匹徵銀二十兩。可得銀十九萬九

千九百兩。一勞永逸。民亦願輸。以此起解兵部。接濟邊費。其利三也。臣見沿海護塘之外。皆鐵板沙塗。馬可馳驟。今以種馬選其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叅將遊擊把總等官領之。則倭奴之犀槍利刃。不足以當臣之輕騎。跣足裸形。不足以當臣之勁鏃。既有舟師截之於海。復有騎士拒之於邊。地形旣得。長技在我。其利四也。蘇松水鄉。素不畜馬。軍興以來。急用馬匹。故華亭上海嘉定太倉等處。有司不得已。勒糧長辦之。勸以百計。臣雖量行革去。未能盡減。今以其餘者。給沿海州縣領之。不追其直。可免糧長出辦之累。其利五也。應天寧國廣德等處。里長上役。必有走避馬。輒被馬戶索詐。每賃一匹。日科銀數錢。今以其餘者。官賣與民。每匹可得銀四五兩。供軍前草料之需。其利六也。夫天下之事。利害相乘。利少而害多。臣不願爲也。利於官而不利於民。臣不願爲也。今革馬之利旣如此。畜馬之害又如彼。則亦何憚而不爲哉。或者謂民間畜種馬。乃愛禮存羊之心。恐種馬旣去。則馬政日廢。似未可革。臣請闢之。夫北方養種馬。賴其

群跳孳生。人猶以爲所養非所用。奏請裁革者。今江南之馬。已解析色。種馬畜實爲無名。山東河南江北等處。固不得比例奏請。臣以爲革之便者此也。或者又謂幾甸之內。畜有馬匹。則緩急有備。臣又請闢之。今之沿江沿海。設有騎士以禦外侮。固將以衛內地也。萬一有警。持尺寸之紙。可使立至。况南京本色馬。未嘗議革。苟有征調。不患無馬。臣又以爲革之便者此也。管御史錢爍以鄉官而能行之於通州。臣爲巡撫。不能行之於列郡。臣實愧之。是以開陳利害。剴切

上請。伏望勅下兵部。遵照前奉詔旨。斟酌時宜。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所屬民間種馬。盡行革去。容臣選其堪戰者。給兵騎操。以其次者。給民走遞。仍於養馬縣分丁田內。徵取價直。以解兵部。念江浦六合二縣衝疲已極。一槩徵取馬價。免其本色。解京。將管馬通判王簿。盡行裁革。其備用馬價。草場地租。督責掌印官馬科吏。依期徵解。違者聽南京太僕寺與印馬御史按法叅提。而又即以應天府管馬通判。着落催併種馬價銀完日。赴京改選。則百餘年之弊政。盡

行滿除五府之人心無不稱快臣所謂通變宜民無大於此宣上德達下情無急於此者非虛言矣

論黃河疏

治河

今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于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為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可以無慮臣所患獨在黃河唯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

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非運道庶幾可保

論河道疏

治河

臣竊計治邳河閘阻之策有三一開泇口一就新衝一復古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盪入泇口出邳州則可以避徐溝河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溝溢水陸通行諸驛遞分司畧可併省而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發則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盪多伏石須

利國盪在徐州城南直東省分界處也